

# “新民俗”里看春晚

□马永

冯骥才说:春晚这事儿,经历了两代人那么长时间的传承,已经形成“新民俗”。两代人的时间……换句话说:我们,至少是我,已经在新民俗的形成过程中慢慢变老。

说变老了,可以从看春晚这事中找到证据:初一开始,CCTV把春晚重播了再重播,仍然无法让我把网上看到的吐槽与记忆中的节目准确对上号,因为我根本没有清晰地记住任何一个节目。证据二是:如今看春晚,我好像都没有笑过,我都老得不会笑了!而且还一边看重播一边抑制不住地“怀旧”,这不是老了是什么?

在整个春晚进程中,我只记得老婆双手持机,不断地摇红包,还有或振奋或煽情、精当到标点的主持词,教导我们怎样欣赏春晚:这些小品非常可乐,分别是正能量、情感以及反腐的题材……那些歌舞非常感人,还有,已经被看出破绽的魔术非常神奇……

怀旧,让既往的春晚记忆回到眼前,是克服为变老而伤感的有效手段:贾玲的小品看似不可乐,但还是很好地完成了“垫戏”的任务,以前的春晚,也有垫戏,也有抄袭,那些节目过目即可忘却,根本无所谓;年轻的相声演员连续几年都在用自黑的办法“讽刺”着社会边边角角的不良现象;潘长江继续在拿自己的身高说事,蔡明也已经毒舌了好几年;嫁闺女总是伤心的,即使女婿看上去不错,曾经的蔡明以及今年的冯巩,心情都是这



样,只是今年冯巩家来的好像精神或者智力有点残障:我们不知道那个胖子收货员为什么老是哭,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儿昨天还曾帮父亲收起小棉袄,今天竟然刚刚发现父亲家换了个很无聊的防盗门;于魁智今年唱京戏的搭档,明显不如当年那个孔子学院的洋人唱得好;跪到舞台上,正是好人郭冬临的春晚常态,也很难责怪刘涛的表演乏善可陈,好几年前之前,周涛已经用一个雷同的小品抢光了刘涛的戏份……

早几天前,舆论就已经在引导:春晚之后的吐槽,其实是对春晚的喜爱,越吐槽越喜爱……这样具有“哲理”的判断,实在令人振奋。又据网上说,今年的春晚,收视率跌破了去年的纪录,一年更比一年低……越低越喜爱?谁去问问在春晚做广告的商家们,是不是这样?

那么,我作为已经鉴赏了

好多春晚的一个“人民”,简单做一点文艺批评吧。文艺批评工作者都在说:文艺批评难!就算是只评不批,也难!因为光说好话不行,不说好话就得罪人!有办法!就评已经铁定退下去的本山先生,不是很好吗?他多有代表性呀!而且,我真诚中肯的评论绝对不会得罪他。

1990年《相亲》,本山初登春晚舞台,到2011年《同桌的你》,所有春晚作品中,赵本山最高大的身份,是《心病》里已经退下来的村长赵大宝,还有在《老牛提干》里当了几分钟经理,都是小人物。这些作品,也没有一个是重大题材。

赵本山早期作品,几乎全靠语言的风趣把观众逗笑取胜。《相亲》、《小九九》、《我想有个家》、《老拜年》等,都是这样。

后来,赵本山注意在保持语言风趣逗笑的同时,加入更多情感元素和反映社会情态

的内容,特别注意巧妙的构思,还有正能量的表达。这是从《牛大叔提干》开始的,《三鞭子》、《红高粱模特队》、《拜年》、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,还有后来的《送水工》,一年比一年好,人民看了,精神愉悦,神清气爽,赵本山就被人民推上了小品王的地位。

更后来,本山作品不断加强讽刺的含量,更加拼命逗笑,但也正在此时,问题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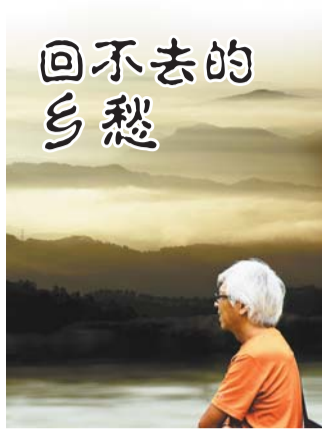
问题主要有三:一是作品缺少创新。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之后,白云黑土老两口又几次上春晚;《卖拐》之后,《卖车》、《功夫》又卖了好几年。

其二,幽默者,自嘲也。本山后来总是想幽别人一默,再不拿自己开玩笑了,总想拿别人开涮,那肯定不好使。你涮别人,别人就涮你,人民鉴赏之后,赞的少,批的多,其他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。

其三,赵本山的创作团队散了班,高水平搭档渐次离他而去,何庆魁、高秀敏、范伟、宋丹丹,都不陪他玩了。赵本山要靠徒弟了,小沈阳用尽浑身解数,撑了一年之后,赵氏小品集团集体才尽,自此没落。《甲方乙方》里葛优说:下来容易,再想上去就难了!

你看,稍微想一想,简单一分析,就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。作品符合人民的口味,有积极的社会意义,这个作品就会好;不注重创作,临近春节,几个人凑在一起攒节目,作品肯定经不起推敲。本山先生用自己的万劫不复给我们积累的经验,值得总结,值得记取。

名家言



## 回不去的乡愁

春节,似乎成了时下国人最大的乡愁。有故乡者,归故乡。哪怕山高水长、千难万阻,也要回去;没有故乡者,去他乡,但心中的那缕乡愁,剪不断,即便在天涯海角,也魂牵梦绕。平时,大家“生活在别处”,为生计、为事业,不得不离开各自的“原乡”,到城市、到他乡打拼。心中的那份乡愁日积月累地发酵,在春节时喷薄而出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中国的春节会跟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联系在一起。

近日,一位上海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在网上风行。这是一篇21世纪版的《故乡》。文科博士在故乡遭遇的一切,相比鲁迅当年的遭际,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鲁迅的《故乡》背后,我们能感受到知识者的骄傲,作者是以启蒙者眼光审视故乡的。但从这篇“返乡笔记”中,我们却能感受到知识者彻骨的无助感和无力感。故乡变化太快,变得太入世、太物质,以至于存放不下游子们的乡愁。

越是在现实中缺少的东西,越是在心里渴求。为了生计、为了发展,大家背井离乡,扎推在城市中打拼,拼的是什么?是物质或者可以折算成物质的东西。但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却不是“硬”东西可以弥补的,最柔软的那块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精神需要。在很多时候,这种文化和精神之需被置换为“乡愁”,存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。乡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,狭义的乡愁是小我的,与个人的血亲传统和成长记忆有关,而广义的乡愁则是文化的。改革开放30多年,加重了国人的文化乡愁。表面上说,我们念兹在兹的乡愁有具体所指,即狭义的乡愁;其实,在很多时候,狭义乡愁的背后隐伏着深广的文化乡愁。国人最大的乡愁不是寄存在故乡,而是在我们的文化上,只有失去文化根脉的人才深切感受到“乡愁”的苦涩。

从这位文科博士的“返乡笔记”中不难发现,如今农村变化最大的不是外在环境和物质条件,而是农村的社会关系和人心观念,即维系农村社会的“软组织”出现了系统性崩盘。在作者眼里,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已消失殆尽了。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,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密切的关系和交往。这些温暖、美好的东西,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消失了,转而出现在“游子”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功利的故乡。这一残酷现实显然是游子们不能接受的。但改革的农村也是开放的农村,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农村不可能处变不惊,功利的城市不能要求农村守住清纯。换句话说,有什么样的城市,就有什么样的农村。在城市包围农村的今天,准确地说,在城市文化包围农村文化的今天,农村还能寄存多少城市人的乡愁?在城市出现文化空心化的大趋势面前,农村文化即便有,也会越来越稀薄。

要让农村留得住乡愁,仅靠几个盆景显然不够,需要从大的文化战略和发展战略高度去考虑。如果不从“大我”层面解决文化乡愁问题,仅从“小我”层面将“故乡”定格在时间记忆里,一是不现实,二是显得狭隘自私。客观地说,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日子显然是不现实的,他们也不愿意。故乡的物非人非,不是造化弄人,而是人们意志的产物。这里我想强调的是:不是说狭义的乡愁不重要,而是说,广义的文化乡愁更重要。狭义的乡愁只有扎根于广袤的文化乡愁根脉上,才能更牢靠。

(转自《南方都市报》,作者张涛甫,有删节)

心机学

□戴群

孩子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生活,所以更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尊重。孩子们眼里的世界也许和成年人眼里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,那么当我们用成年人的规范去约束他们的时候,可能会引起很多误会。

逻辑省略,偷换逻辑,不言而喻、潜台词都是我们成年人说话做事的习惯,无可厚非。但是用在孩子身上,认为孩子能拥有我们成年人的理解力,就成了不折不扣的“想当然”了。

父母责备孩子没有责任心,这种责备就是想当然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不到十岁的孩子就知道什么是责任心,也知道怎么做就是有责任心。这个责任对于成年人来讲是不言而喻,可对于孩子却是一个太空泛的概念。如果能够和孩子一起商讨一些他们可以做的家务事,给他们做事和犯错的机会,告诉他们这就是责任心的一部分,并加以及时鼓励和认可,慢慢地他们会越来越喜欢做事,对这个家也就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。但责任心这个概念可能要等孩子年龄再大些才能明白。

男孩在门边很投入地玩玩具。爸爸推门进来时差点伤了男孩伸出的脚,于是告诫孩子换个地方玩,孩子没动地儿。爸爸出门时为了躲他的脚,不小心手指被门夹到,随之责备孩子:“你看我都夹了手,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?”孩子莫名其妙,反问爸爸自己夹了手,怎么赖他?爸爸想当然地认为儿子能理解他省略的话,那就是为了不碰到他的脚,所以关门不方便,于是才夹了手。可是孩子玩得起劲,

## 教育孩子不要“想当然”

哪里想得到这些?

责备两三岁的孩子脾气大,苦口婆心地教孩子控制情

绪,却都无效,为什么?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两三岁的孩子会明白什么是脾气,什么是情绪控制,这是不是很可笑?

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五六岁的孩子就应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,就应该明白努力学习是为了考上好中学,考上好中学就能上好大学,上好大学就能找好工作,找好工作就能挣好多钱,就能买房买车,就能过舒服日子,而人生的目的就是幸福。先不说这一系列的逻辑漏洞百出,单是我们想当然地省略了这么多层推理,小孩子怎么可能明白?有些所谓“懂事”的孩子,只不过是把父母老师说的话背下来了,和真正理解是两码事。这么大的孩子天性就是玩,我们可以把学习搞得有趣一些,让孩子们觉得跟玩一样,玩出名堂就有了成功的喜悦,再利用他们天生的竞争和不服输的心理,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。

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小孩懂什么是分享,不分享就是自私。孩子都是先认识自己,考虑自己,他们的世界是以自我为圆心慢慢扩大的。在和其他孩子的互动过程中,发现如果自己不把玩具给别人玩,自己也玩不到别人的玩具,这才有了原始的交换意识,而这种交换被我们大人误认为是分享。我们责备孩子不珍惜父



母的钱财,欲望无止境,便是在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,欲望是什么,知道父母的钱财来之不易。其实这一切都是高深概念,欲望这种我们成年人都不能左右的东西,如何要求孩子们去控制?尤其是父母不惜一切代价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,使孩子认为父母满足他们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,然后我们反过来责备他们不去珍惜,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我们责备孩子贪心太重,家里有的玩具到了商店还要买。这是又想当然地认

为孩子有了的,就应该明白不能再要,否则就是贪心。其实想想我们自己,还不是喜欢的东西多多益善吗?

我们在责备孩子之前,先要想一想责备他们的事情是不是他们天生就该明白的。如果不是,我们跟他们说清楚了吗?说清楚了以后他们懂了吗?我们做给他们看了吗?如果都是肯定回答,还要问一问我们是否给了他们犯错的机会?是否给了他们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过程?是否允许他们有反复甚至遗忘?永远不要想当然!